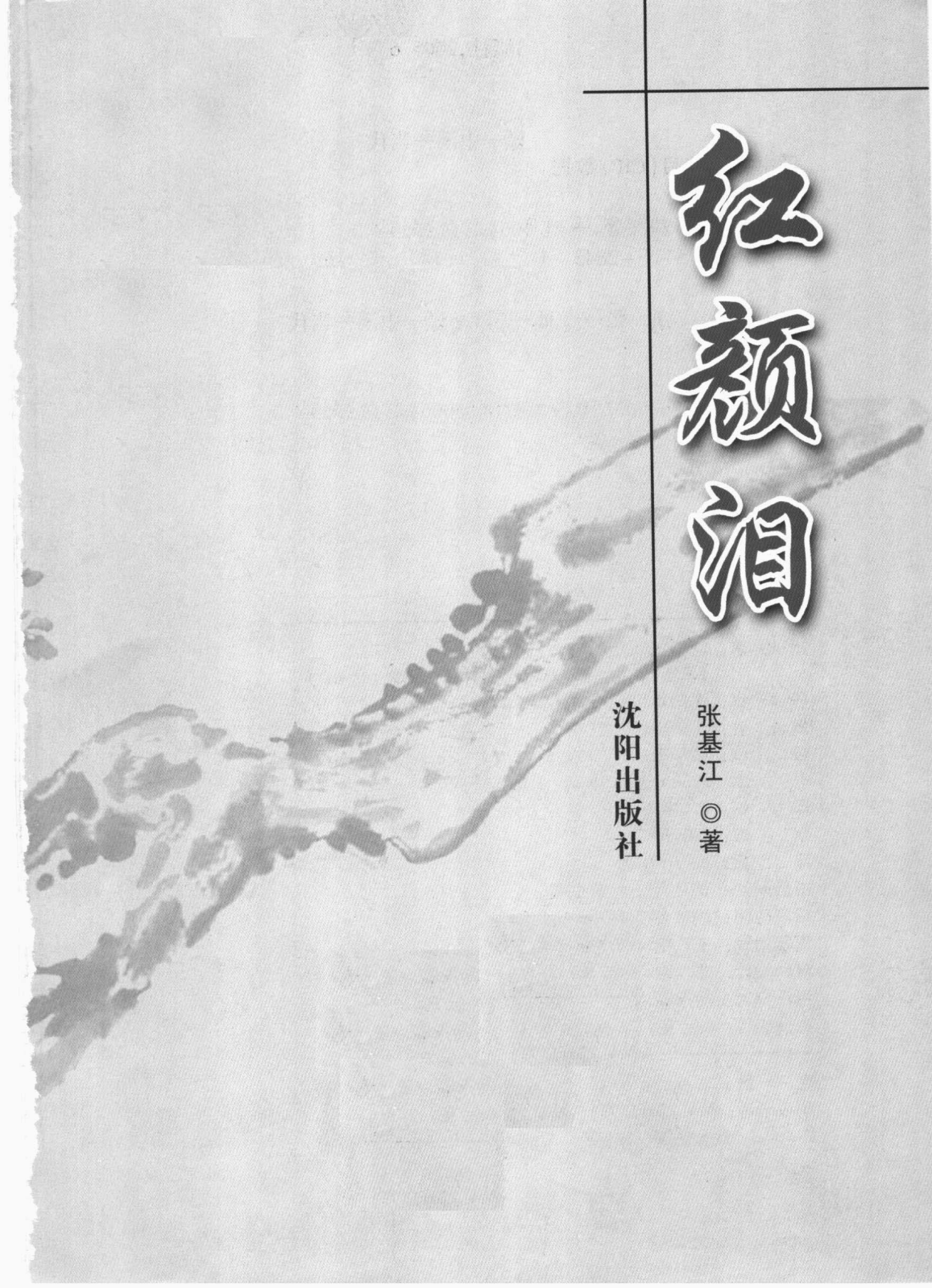


红颜泪

张基江 © 著



沈阳出版社



红颜泪

张基江 ◎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颜泪/张基江著. —沈阳:沈阳出版社,2005. 6
ISBN 7-5441-2843-1

I. 红…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9023 号

出 版 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 刷 者: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出版时间: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 艳

封面设计: 北 鲲

责任校对: 胡玉顺 贾 华

责任监印: 杨 旭

定 价: 25.00 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933-8210

E-mail: tiantian19992008@163.com

自序

有一位朋友看过我的手稿后,问我:“小说中的故事是不是您或者您的朋友的亲身经历?”

一篇小说就是一番经历,或是本人的或是别人的经历;“虚构”不是空中楼阁,是生活原型的反映和加工。如果不是这样,海市蜃楼就是上帝的造化了,但我不想使用“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之类的话。

故事酝酿的时间可上溯到半个世纪以前,那时我看了别人的小说,就想把自己看到想到的东西写出来。斗转星移,故事愈积愈多。但那时或南征北战,或忙忙碌碌,没有写作的条件,只能把念头记录在心里。

读过无数个版本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和冬妮娅的形象永远没有抹平。但是,冬妮娅不可以是另一种形象的红颜知己吗?

老了,离了职场,搞过发明专利,去商海搏击,但斩获甚微。健康状况不佳了,空闲的时间多了,于是坐在电脑前十个指头任意地同键盘打交道,于是有了短篇的、中篇的、长篇的文稿。

为了那些铭刻在心中的战友的思念,为了忘却那些不值得回味的伤疤,为了补偿某些歉疚的遗憾,也为了对逝者的安慰,还有为了对后来者们的期望。

是为序。

作者:张基江
2005年6月1日

人物表

赵丰谊, 部队离休干部, 原宾海警备区副司令员;
刘淑芳, 赵妻, 离休教师;
赵焕国, 赵家老大, 下岗工, 退伍军人;
赵焕庆, 赵家老二, 下岗工, 再就业司机;
赵焕良, 赵家老三, 曾任武警部队处长, 上校; 网名: 灵丹妙药;
妻姜迎春, 网名: 妙语连篇;
赵焕玉, 赵家老四, 曾任银行职员; 网名: 心旷神怡;
妻周超雯, 网名: 冷言冷语;
赵母, 赵刘氏, 年九十八;
郑风寒, 赵家小保姆;
刘文陆, 离休干部, 火箭技术专家; 网名: 柳暗花明;
刘佩光, 刘佩明, 刘文陆与张凤珍的儿子;
张凤珠, 张凤珍胞妹, 刘文陆妻; 网名: 湖光山色,
张艳丽, 张凤珠女儿; 网名: 水上黄昏;
钱铭山, 离休干部, 原某省党校副校长;
钱小纹, 钱的女儿; 网名: 丧胆;
董小纯, 钱铭山妻, 退休干部;
董英丽, 董小纯女儿, 网名: 等待时光;
辛思毅, 部队离休干部;
张凤珍, 辛思毅妻, 刘文陆前妻, 退休干部;
梁迎阳, 乳名洋洋, W跨国公司董事长;
柳亦芳, 女秘书, 网名: 花岗岩山;
梁传芳, 女司机兼导游员, 网名: 安度晚年;
小王, 自称公安干警, 赵家保姆郑风寒的表兄;
Y老板, 外号王牌, 真名王道关, 越狱潜逃前科犯, 外籍华人, 某国ZG情报网头目之一, W跨国公司中国分部公关经理部主任, 代理中国分部总经理;
韩一松, W跨国公司中国分部一处经理, “ZG”组织成员;
三号谍报员, 网名: 老老实实; 五号谍报员;

故事梗概

刘文陆和钱铭山分别从三千公里以外的大西北和东北赶赴与住在南方滨海城市军人干休所里的老同学老战友赵丰谊聚会。这是他们半个多世纪的期盼。刘文陆早年离异孤身一人,而钱铭山则是同再婚的妻子同行。刘文陆意外地会见了另一个生死与共的老战友辛思毅,预计的三人聚会变成了四个人,自然是欢喜一场。

国外敌视我国的间谍组织视刘文陆为猎取对象,利用大陆前科流亡境外分子跟踪刘文陆,阴谋策划绑架,以获取我国高科技军事秘密。

老战友们历经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伤痕累累。老骥伏枥,壮志凌云,人生苦短,感慨多多。

意外的是,辛思毅的妻子竟是刘文陆的前妻,预期的欢聚变得尴尬难处。经赵丰谊夫妇安排,刘文陆与他的前妻的会面使大家的情绪变得慷慨激昂心潮难平。刘文陆的前妻为补偿与刘文陆的感情债,请她的同胞妹妹从北京南下滨海市与刘文陆见面。两人一见钟情,终成眷属。原来他们早已经是互联网上的聊伴。他们的网上生活曾演绎过一幕幕好戏。

钱铭山的老伴董小纯因手术费用捉襟见肘,战友们慷慨解囊。同时也显现出人的心胸开阔与狭窄。

年高九十八岁的赵老太料事如神,她能将人的心底一眼看穿。

两女南下、双凤会晤、两芳钟情、网上聚会,演出一场场女儿国里的水性人生,飒爽英姿。

钱铭山的女儿钱小纹在灯红酒绿间滑向深渊。国际谍报组织策划



绑架刘文陆，被我警方一网打尽，而钱小纹因负伤有所觉醒。

辛思毅在抗日战争中负伤，在“堡垒户”洋洋家里养伤，与洋洋成为知己。洋洋在抗美援朝中被俘，掳往台湾。部队上以为她牺牲了。

辛思毅在解放战争中负伤，他的一只脚丢在了大上海市的大马路上。从进了荣军医院后他断绝了与洋洋的联系，但洋洋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无可取代。他思念洋洋，他为洋洋的衣冠冢立碑，供养她的父母直至二老去世。她的日记本和一张酷似洋洋长相的演员照片，被他保存了一辈子。

洋洋历尽人间苦难，流浪于东南亚地区。半个世纪的孤身奋斗，终于成长为富甲一方的女企业家。

洋洋决心报效祖国，衣锦返大陆。她千方百计寻觅她的“小毅力哥”。“神秘女人”的一场虚惊。有缘分终能聚合，执手间泪流满面。洋洋报效祖国的夙愿终于如愿以偿，恢复党籍，她将百亿美元的资产交给他的“小毅力哥”和他的战友群体经营。

辛思毅、柳亦芳和一批中青年男女勇挑重担。刘文陆重返国防科技前沿，担任公司首席科学家，他敏锐地抓住机遇，研究开发尖端军事科技，为打破大国垄断贡献力量。在一场殊死搏斗的间谍战中，钱铭山财迷心窍遭枪击。W跨国公司更显出她的朝气蓬勃。

洋洋在同饮一条河水的赵老太太的怀抱里安然离去。

辛思毅耗尽自己的生命，扑伏在办公桌上安息了。他遗言将自己的骨灰与洋洋的合葬，而他的妻子在恍惚中命绝于车轮下，前夫刘文陆接受了她的遗骨。

洋洋和辛思毅的合墓前立有三块石碑，碑文记录了他们的整整一个时代，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红色文物景观。

战友们有的谢世而去，有的在安度晚年，有的仍在继续拼搏，也有在反思中度余年，他们的精神都铭刻在后世人的心自之中。

目 录

- | | | | |
|-------|---------|-------|----------|
| 第一章 | 网上虚拟/1 | 第二十七章 | 男女之别/69 |
| 第二章 | 投笔从戎/4 | 第二十八章 | 看望老太/71 |
| 第三章 | 如愿以偿/7 | 第二十九章 | 女人之交/73 |
| 第四章 | 乘车南下/10 | 第三十章 | 突然袭击/75 |
| 第五章 | 阴谋策划/12 | 第三十一章 | 经济问题/78 |
| 第六章 | 洋洋迎阳/15 | 第三十二章 | 男儿豁达/80 |
| 第七章 | 视察工地/19 | 第三十三章 | 钱的问题/82 |
| 第八章 | 期盼聚会/21 | 第三十四章 | 女性心灵/84 |
| 第九章 | 战争年代/22 | 第三十五章 | 信口开河/87 |
| 第十章 | 情感交流/25 | 第三十六章 | 年龄特征/90 |
| 第十一章 | 少年故事/27 | 第三十七章 | 心灵碰撞/93 |
| 第十二章 | 生死之交/29 | 第三十八章 | 价值观念/96 |
| 第十三章 | 付出代价/31 | 第三十九章 | 柳暗花明/100 |
| 第十四章 | 首次参战/35 | 第四十章 | 双凤会面/103 |
| 第十五章 | 三人聚首/39 | 第四十一章 | 两女南下/105 |
| 第十六章 | 党校教授/40 | 第四十二章 | 聊伴失踪/108 |
| 第十七章 | 信息工具/41 | 第四十三章 | 姐妹劝慰/109 |
| 第十八章 | 思念洋洋/43 | 第四十四章 | 灯红酒绿/112 |
| 第十九章 | 壮志未了/46 | 第四十五章 | 网上传情/113 |
| 第二十章 | 三块伤疤/50 | 第四十六章 | 老太相面/115 |
| 第二十一章 | 善举福利/52 | 第四十七章 | 宴请宾客/117 |
| 第二十二章 | 幸运一天/55 | 第四十八章 | 洋洋返乡/119 |
| 第二十三章 | 扩大经营/59 | 第四十九章 | 期盼亲人/123 |
| 第二十四章 | 突然出现/60 | 第五十章 | 发展友谊/128 |
| 第二十五章 | 大堂领班/65 | 第五十一章 | 宴会之后/129 |
| 第二十六章 | 紧急磋商/67 | 第五十二章 | 雪上加霜/131 |



红颜

泪

HONG YAN LEI

- 第五十三章 牵手相助/132
- 第五十四章 老地方见/134
- 第五十五章 情报分析/136
- 第五十六章 电脑为媒/138
- 第五十七章 联系恢复/142
- 第五十八章 手术成功/143
- 第五十九章 理论问题/144
- 第六十章 网上传情/147
- 第六十一章 深入开始/149
- 第六十二章 噩梦惊魂/151
- 第六十三章 国安介入/152
- 第六十四章 郑重协商/154
- 第六十五章 初次约会/156
- 第六十六章 餐厅对话/159
- 第六十七章 仍做聊伴/161
- 第六十八章 出院归来/163
- 第六十九章 策划行动/166
- 第七十章 将计就计/167
- 第七十一章 准备婚礼/169
- 第七十二章 垂死挣扎/171
- 第七十三章 老太祝寿/173
- 第七十四章 新婚之夜/176
- 第七十五章 警匪较量/178
- 第七十六章 香港养伤/180
- 第七十七章 网海茫茫/182
- 第七十八章 洋洋用心/184
- 第七十九章 议论纷纷/187
- 第八十章 两芳钟情/189
- 第八十一章 孰轻孰重/192
- 第八十二章 洋洋决断/194
- 第八十三章 付诸实施/196
- 第八十四章 不堪回首/198
- 第八十五章 安排后事/200
- 第八十六章 不再思念/201

- 第八十七章 老太关爱/203
- 第八十八章 泪水涟涟/206
- 第八十九章 夫妻对话/208
- 第九十章 奇迹出现/210
- 第九十一章 最后决断/215
- 第九十二章 北芳南飞/217
- 第九十三章 家庭会议/220
- 第九十四章 确诊之后/222
- 第九十五章 董事会议/225
- 第九十六章 医院生活/227
- 第九十七章 我的文件/229
- 第九十八章 恢复党籍/231
- 第九十九章 文陆出马/234
- 第一〇〇章 成立支部/235
- 第一〇一章 文陆复命/237
- 第一〇二章 二次整容/239
- 第一〇三章 五内俱灰/241
- 第一〇四章 竣工剪彩/244
- 第一〇五章 休闲时光/248
- 第一〇六章 报告警方/250
- 第一〇七章 赵家风范/252
- 第一〇八章 水性透明/255
- 第一〇九章 父女之间/258
- 第一一〇章 孰是孰非/261
- 第一一一章 消灭活口/262
- 第一一二章 引蛇出洞/264
- 第一一三章 投其所好/267
- 第一一四章 一网打尽/269
- 第一一五章 英魂归天/270
- 第一一六章 法律文件/274
- 第一一七章 碑文/276
- 第一一八章 二人世界/277
- 第一一九章 三人决策/280
- 第一二〇章 归宿/283

第一章 网上虚拟

如今的日常生活中狂躁着三件现代化工具：手机、汽车和互联网。

已经是午夜十二点钟，刘文陆在键盘上敲完了日记，还没有丝毫的倦意，于是把已经将要关闭了的电脑又点击了“重新启动”的按钮，电脑再次徐徐打开，荧光屏上显示出定为“首页”的china.com网站，他从这里直接进入“聊天室”。

刘文陆早已习惯在万籁俱寂的夜间与电脑为伴。荧光屏是这样的明亮；键盘又是如此的灵活，喀喀有声，令人想到芭蕾舞演员脚下的舞台。十只手指抚摸着她们，如鱼得水如愿以偿，而这鼠标又是精灵般地随心所欲，操纵着一切。

如今的日常生活中狂躁着三件现代化工具：手机、汽车和互联网。无论是在马路上行走或者是乘公交车、坐飞机，都能看到有人在使用手机打电话，有时会突然听到大声讲话，就在耳边，吓人一跳。只有在飞机起飞后、降落前，扩音喇叭里再三宣布必须关闭手机的时间段里，手机才会安静一会儿。而飞机一旦落地人们便要面对手机大声地疾呼起来，把刚才一个时间段憋在肚子里的话都要释放出来。

没有地下车库的公寓、职工宿舍院内，私家车从无到有地预示着爆满，人们在汽车的夹缝中穿行。可以停车的位置已经开始拍卖，有的单位院内车位竞拍到四万元，这对于物业管理来说，真的是喜出望外。

商业性网吧的事业兴旺发达，工商、公安部门的强行实施整顿时有发生，为的是减少和制止犯罪。在我国，经济、文化先进大城市的上网普及率正在向30%进军，而全国的网民数已经过亿！

属于高科技知识分子群体一员的刘文陆，自然是最先取得网民资格的一员。他将自己心中要对自己讲的话记录在日记中。日记的字数似乎欲与自己的年龄比高低，越发多了起来，每月需重新建一个新文件，并刻录于光盘。还是在一年以前，有时因为电脑故障或操作的疏忽，曾几次丢失了许多文件，包括他的日记，他痛心万分。而他还没有黑客般将丢失了东西复原的本领，由此而想到使用刻录机，去百脑汇科技市场买来，装进电脑。如今出厂的新电脑都备有刻录机或刻录机与光驱合二为一了。

今天的日记记录下了同两位老同学约定聚会的大事一桩（终于

红
颜
泪



约定了！），心情兴奋而舒畅，重新启动电脑后，进入聊天室，目的是使自己放松一下情绪，不然的话是无法成眠的。

异常顺利地遇上了老网友“湖光山色”。同这个“湖光山色”聊天已有多年的，他自己将几个可以在网上聊天的网友称为“聊伴”。

他开门见山地说：“非常感谢我的聊伴如心灵感应般地出现在眼前。”

“湖光山色”说：“看来你今天的心情很好，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令你非常愉快的事。不过我仍然遵守双方的约定，不过问对方不主动说出的任何话。你所谓的出现在你的眼前的‘聊伴’也只是几个汉字，而不是人，因为‘伴’字是人字旁啊！”

“你说的不错。网上一切都是虚拟的，真实的是个什么样子，谁也没有看见。不过，这也好，各人任凭自己的想像，并把这种想像力发挥到毫无边际的空间，虚拟个什么，就是什么。”

“现在，已经开始有了音频、视频聊天。譬如，QQ。在那里，虚拟已经不复存在，你的想像力怕是没有空间可以施展了。”

“音频、视频聊天，我不赞成。那样的话，恐怕有一部分网友将被冷落在某个角落里，无人问津了，这不公平！”

“你的观点未必令人完全赞同，有悖于‘人不可以貌相’的古训。”

“‘人不可以貌相’是有其特定范围的，如才华、能力，而不是一切。从这一点上说，你是对的。历史上的曹操不喜欢庞统是一个错误，这个故事几乎家喻户晓。问题是他需要的是谋士，而不是上门女婿。电台播音员可以是任意的长相，而电视节目主持人绝对不可以有一副令人不堪目睹的面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啊！”

“你可能知道，‘巴黎圣母院’中的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达同丑陋的敲钟人伽西莫多同样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

“人们喜爱敲钟人伽西莫多是因为怜悯和同情心，而爱斯梅拉达勇敢地上前给他喂水喝，也是出于同情心和对虐待狂们的愤怒。毫无疑问，吉卜赛女郎绝对不可能选敲钟人做自己的情人。同样的道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将良莠不齐的人们组成仪仗队，或者把梅毒致残的人派出去做外交部长。”

“你这人很幽默，也很有情趣儿。不过，据报道已经有些人不满足于虚拟，非要约定见面，结果是不妙的多，如意的少。甚至发生过悲剧。当然，‘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也不乏其例。”

“所以，我从来不考虑用真实的行动去证实对虚拟的想像力。那

样做的人,至少也是智商太低,或者如同足球场上的裸奔。”

“我本来打算对于你的突然出现的好心情做一点虚拟,看来是不应该的了,这多少有点令人失望。”

“你自己想怎么虚拟或虚拟个什么,这是你自己的事,别人无权也无法干涉。”

“我不得不同意你的看法,自己来‘虚拟’了。看来,今天又有所得。拜拜!”

“请稍等。你似乎在说,在此以前,已经有过‘所得’,不然不会‘又有’。”

“那当然。”

“谢谢!你为什么急着要离开,是有地震预报还是怎么的?”

“既没有地震,也没有流星要撞击地球。只是,你再继续说下去就侵犯我的隐私权了。”

“噢,非常抱歉!我可以收回我的话。只是,只是有些遗憾。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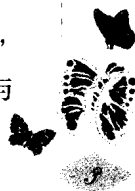
刘文陆对于这个取名“湖光山色”的聊伴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就走掉了,感到怅然。他若有所失地在聊天室里等了一会儿,看着别的网友们的‘湖侃海聊’,不住地摇头叹息。据他的判断,这些聊客无一例外都是半大孩子,他们之间连半句稍有分量的话也没有。你看:“你好呀!”,“你十几啦?”,“你在家还是在网吧呀?”,“咱们见面吧?”,“我看你是骗我的吧?”,“你猜吧。”……

刘文陆对这些网虫们既觉得可爱又觉得无聊,可爱的是这些年轻孩子们的天真无邪、活泼甚至浪漫。无聊的是聊天的内容反映出年轻人思想的幼稚和空虚,在这里,看不到严肃认真的学术交流,更无理想、信仰和追求的探讨,他不屑一顾地离开聊天室。

他想到了“信仰危机”四个字。

刘文陆从聊天室出来转到人民网论坛“深水区”,正式名称是“深入讨论区”,“深水区”是网虫们的习惯用语。比较有点分量的文章大都贴到这里来。规则里有不得少于一千个字节的规定。他在这里曾贴过一二百篇文稿,大都是时评和杂论,有几十篇仍保留在“精品区”。他自上而下地过滤了两页题目,并点开了两篇关于中东地区形势分析预测的文章。然后关机,上床安歇了。仰卧在床上,双手搓两把脸,从前向后地拢几遍头发,其效果如同按摩头皮,然后闭目入睡了。

梦里曾几次出现过两位老同学老战友的面容,还有“湖光山色”那似暗非明捉摸不定的身影。他在梦中依稀可见的竟然还有俞伯牙与钟子期……



这样的梦境对于他并不稀奇，因为他的生活是单身。离休后闲暇的时间多起来，他的如此这般的梦境就多了起来。

第三章 投笔从戎

到了部队驻地受到同志们热情接待。他们看到的是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笑容，他们听到了从未听到过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异乡人的言语口音，很惊奇也很亲切。

三个人终于决定聚会了。

此决定的作出，颇费过一番周折，且经过了若干年。若干年以前，刘文陆最先提出三个人搞一次聚会和旅游的活动。

半个世纪了，东一个西一个的。曾经有过会面，那只是两个人的，而不是三个。见面时每个人肚子里都有很多话，根本没有工夫说出来就带着遗憾分手了，三个人还从来没有同时碰过头。

刘文陆，在三个人中间按年龄计算是老二，属马。赵丰谊大两岁，属龙。钱铭山小两岁，属猴。三个人三个村，都是百十户的小村庄，成三角形的毗邻。附近有十来个相距不足一华里的村，有的是一条大路或一条沟为界，鸡犬相闻。他们三个人幼年时上学读书分别在三个年级，那是“七七”事变以前。赵丰谊论年龄最大，可班级最低，原因是他家境贫寒，上学晚，十岁了才进学校读一年级。钱铭山最年幼却是三年级，原因与赵丰谊的正好相反，而刘文陆居中。

1945年是二战结束的年头。在日本鬼子宣布投降以前，谁也没有预见到抗日战争胜利会在哪一天。虽然，雅尔塔会议的三巨头已经有所约定。他们决定欧洲战事一旦结束，苏联三个月将要出兵我国东北。这实际上给日本鬼子规定了灭亡的时日。但是，三巨头的约定是极度保守机密的，包括中国的国共两党领导人一无所知。

但是，对于已经历经八年抗战的中国军民来说，凭他们的亲身体验，已经预感到胜利在望，曙光就在眼前。在抗日根据地及其边沿地区，游击区甚至敌占区，抗日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年轻人纷纷离家出走。“参军，当八路去！”这是到处可以听得到的话语。

他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都想到了这句话，也已经议论过好几次了。但是，他们三个人中的钱铭山遇到了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事情是

明摆着的,他在家里是“独苗”。父辈三人就他这一个男孩,姥姥家也就这么一个外孙子。我们不便去评论长辈们这一亲情关注的是与非,人之常情嘛!

村里已经有人偷着离家出走,为了摆脱那些不愿让子女离家的家长们的阻拦,这对于钱铭山的长辈们来说是一个警告,他们对他看管得更加严厉了,基本上不准外出。学还是要上的,每天由他的奶奶送到学校,每一次都郑重其事地交代给老师,并说:“孩子交给你们了,有个好歹我可依!”每天放学时由他的姥姥接回来。

他们在这种无奈中耽搁了整整一个夏天。日本鬼子宣布投降了——这一消息使他们加速了行动的步伐。

他们三个人终于商量妥当,必要的准备工作先做好,赵丰谊和刘文陆先行出走,钱铭山抽空随后追赶。钱铭山是在学校课间休息时装着去厕所溜出学校的。事后自然是有一番他的奶奶、姥姥同学校老师的吵闹,老师们只能是好言劝慰罢了。

他们三个人开始在一个部队,几个月的工夫就分手了。战争年代南征北战又频繁变换单位,全国解放后曾偶有书信往来,一去半个多世纪,三个人没能聚过首。

参军时的情景像定了格的一张张照片,刻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一辈子也不会抹去。区政府的介绍信是刘文陆去开出来的,工作人员非常热情,问明了情况,开了介绍信,盖上区政府的大红印章。他们清楚地记得那大红的印章中“政府”前面有“抗日”二字。问他们怎么还有“抗日”两个字,人家说,“抗日战争刚结束,新的印章还没刻出来。”计算了路程和时间,发给他们每人三天的饭票,每日三张。那“饭票”就是一张张油印机印出来的约两寸长一寸宽的字条。告诉他说,无论走到哪里,要吃饭了就找当地的村长,他们会领你们到一户人家家里吃饭。一顿饭一张票,粮食和菜金都有了。工作人员看到刘文陆的疑惑的眼神,进一步解释说,管你们吃饭的农户可以用饭票在上缴农业税的时候使用。

他们各人除了身上穿的,再也没有别的什么物品了。赵丰谊还是平常的衣服。刘文陆的鞋子换了双旧的,他把好一点的留给了他的弟弟。“到部队上就有新鞋穿了”,他对他母亲说。钱铭山是从学校偷着出来的,身上穿的是平日里衣服,日常生活用品也没有备齐,只在口袋里塞了一条毛巾。

他们三个人头一次离家走这么远的路,二百二十华里。

到了部队驻地受到同志们热情接待。他们看到的是每个人脸上



的笑容,他们听到了从未听到过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异乡人的言语口音,很惊奇也很亲切。训练队队长、指导员在队部有说有笑地接待他们,通信员给他们每人面前放一个搪瓷杯,里面是热气腾腾的开水。不要小看这杯开水,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是一件新奇的事,他们从小习惯的是喝冷水。冷水就是井水或河水,这种水放在干净的碗里在太阳光下可以清楚地看到许许多多在水中游弋的小动物。队长、指导员问寒问暖,亲切地同他们谈话。“家里都有什么人啊?他们舍得让你们出来当八路军吗?时间长了可是要想家的啊。”等等。正说着号声响起来,人们说,“开饭了,以后有时间咱们再聊。”吃了一顿香甜可口的晚饭,饭后同志们为他们打来洗脚水,热的,烫了脚,舒舒服服地睡了觉。梦里他们不约而同地梦见好多开心的事。第二天早上起来,三天的路途劳累一扫而光。每人都发给一套生活用品,包括毛巾、肥皂、牙刷和牙粉(那时还没有听说有牙膏)。最使他们兴奋的是全新的军装,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军衣、棉被里外都是新,一拿到手里就闻到了让人感到特别滋润的味儿。那军帽上正中上下排着有两个四孔的扣子,上面还有一个圆形蓝地白色十二个角的星,那叫帽徽。据说它是从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军就开始有了的标志,而且这种装式的军衣是从抗日战争开始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就使用的,在此以前是八角帽。

这个帽徽一直戴到1946年夏季国民党发动内战全面进攻解放区后才摘去的,而军衣则是1949年春季才更新并称为“解放服”的,包括“解放帽”和“八一”军徽。

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就分别被调往部队里。也曾有过见面,那只是两个人,而不是三个人。巧得很,有过三次,恰似数学里叫着“排列组合”的那种结果:赵丰谊与刘文陆,刘文陆与钱铭山,钱铭山与赵丰谊。他们早就盼望的是三个人同时会面。

如今都已经是年过七旬而奔八十的人了。一个在东北的省城,一个在南方一个滨海城市,另一个在大西北,仍是成三角形,相距数千公里。巧合的是相距数千公里的三角形同小时候家住三个村庄的三角形很相似,三个人的所在位置依然没有变,赵丰谊在南,刘文陆在西北,钱铭山在东北,只是三角形的边长相去甚远,约三千倍,这是刘文陆伏在地球仪前观察的结果,当然不是十分精确的结果。

人老了,大都怀旧,年龄越大怀旧感越重。满脑子里装的是老战友、老同学、老朋友的花名册。时不时地通个书信,近十几年来电话畅通,相互报告着最新消息。什么消息?常有令人遗憾的某某人病重、某某人“走了”的消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人们把“死”说成“走”。为什么?

好像没有人明说过,大概是忌讳那个“死”字。忌讳归于忌讳,一年一年地过去,扳着指头数,故去的越来越多,活着的越来越少。于是,三个人想要会面的紧迫感越来越强烈。于是有了刘文陆的最先提出,三个人来往电话多次协商,终于有了一个计划。

三个人中的赵丰谊,住部队干休所,仍享受军人待遇,而刘文陆在文化大革命中随所在的军事学院集体转业,如今离休了,就生活条件而论也是蛮不错的。钱铭山也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也是离休干部。因为三个人都沾着老革命的光,又赶上了如今的好时光,养老金的数额虽然不能算是丰厚,但在工薪阶层里仍属中上等,大家都很有知足。三个人中的赵丰谊,职务级别最高,妻子刘淑芳参军前曾是村妇女主任兼民兵女队长,是全国民兵英雄爆破大王的外甥女儿,也是离休干部,四代同堂大家庭;钱铭山,前妻过世后有了“续弦”,是全国解放后参加军干校的知识分子,子女不多,倒也幸福美满;而刘文陆,曾有过四口之家,因为妻子的离去,孤零零地一个人过了大半辈子。

第三章 如愿以偿

他们终于抱在了一起,手拍打着对方的后背,然后松开,来仔细端详着对方的脸,什么话也没有说,一切都在双方的激动又含了泪花的眼神中了。

刘文陆的旅行,因现代化交通而显得异常地便捷,从乌鲁木齐乘飞机直达目的地。现在不是旅游旺季,但也不是淡季,机票价打八折。近几年旅游淡季有时候机票价曾优惠到四折。刘文陆曾概算过,走这一趟花费一两个月的养老金值得,半个多世纪才聚会一次,何乐而不为?!

就经济生活而论,刘文陆这一辈子就没有宽裕过,什么苦日子都熬过来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农场劳动中的生活,那是特殊情况,不必说了。好在时间不长,落实政策后补发了工资,大部分用在子女身上。虽然离婚时判定子女由前妻负担,那是因为刘文陆在“劳动改造”中,没有工资,后来有了就主动负起责任。他补发的工资,不仅供两个孩子,还邮寄给前妻一部分作为补偿。现在,离休金几乎年年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而子女也已长大成人,自力更生,时不时地还挂念着他有没有困难。他自己的钱大都花在保健医药上面了。此次旅游他把积蓄都划到“牡

红
颜
泪



丹卡”上面,随时随地可以支出,包括他自己打算食宿费用自己掏腰包,千万不能给赵丰谊制造麻烦。他知道赵丰谊的子女多,还有近百岁高龄的老母亲在。

航班途径西安、上海机场换乘飞机。从新疆到上海,他并不陌生,不过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现在的情景已经大为改观,包括机场进出站口服务台,自动扶梯,宽敞干净的走廊、过道和候机室等等设施。服务之周到,态度之和蔼,应该说就是“微笑服务”吧? 令他不止一次地想到“文明”这个字眼。在他看来,和从电视电影里看到的发达国家的景况没有大的差别。他看着这一切,感到很满足,感叹我们国家建设速度之快。经常让他忆起难以忘怀的“大跃进”年代到大西北创业时期住帐篷的生活条件。我们几十年走过曲折、艰难的路,曾经付出过使人难以想像的代价。现在,中国人不仅吃饱了肚子,而且享有了现代化,应该说总算有了让人欣慰的成果。

早上出发,到达目的地已经是下午四点多。在飞机上他不断地想,见面能认得吗? 他拿出赵丰谊的近照,这是赵丰谊特意为了见面能认得出来邮寄给他的。他多次仔细地看过照片,怎么看也看不出少年时代赵丰谊的模样,现在又拿出来端详着。

下了飞机。他拿出手机,拨通赵丰谊的手机,说:“我到啦! 你在哪儿?” 对方说:“我在出站口啊!”

他心情异常激动地走过长长过道,老远地就向出站口外张望,可他找不见赵丰谊的影子。

他走到出站口时,听到有人喊:“我在这儿呐!” 他顺着声音寻过去,看到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扶着栏杆翘首向他频频地招手。

他不顾一切地抢先挤出出站口,赵丰谊伸开了双臂,他们终于抱在了一起,手拍打着对方的后背。然后松开来仔细端详着对方的脸,什么话也没有说,一切都在双方的激动又含了泪花的眼神中了。

上车落座,于驶向宾馆的途中,刘文陆说道:“实在是难以想像,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少年时代那个你,只能模糊地看到你大哥的影子。如果你说你是你大哥的话,我绝对不会怀疑。”

赵丰谊笑着说:“你真会幽默,可我一眼就看出你来了。看来你这个人……怎么说呢? 就像那出土文物,还是老样子。”说着大笑了起来。

“是吗? 恐怕不见得。如果没有我给你的照片,你能认得出来吗?”

“当然能。你看你这鼻子、下巴,还有这一笑,还是那个刘文陆!”

“是吗? 我自己觉得已经不是我了。”

“还记得夜行军行进到岔道路口你我撞了个满怀吗?”